

禅话

西方哲学的禅化

高小斯◎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禅话

西方哲学的禅化

高小斯◎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乔还田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张 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禅话西方哲学的禅化/高小斯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01-007157-2

I. 禅… II. 高… III. ①哲学-研究-西方国家②禅宗-研究-
中国 IV. B5;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2695 号

禅话西方哲学的禅化

CHANHUA XIFANG ZHIXUE DE CHANHUA

高小斯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5.25

字数:351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7157-2 定价:3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卷 首 语

本书写作宗旨：说明中国禅学所确认的宇宙终极本体在人类历练的大化流转中的普在与众用。

本册写作目的：阐明非理性的存在与理性真理的关系于禅学中是如何演示的。

默顿在谈中国学问时说：“禅宗照亮了庄子，庄子也照亮了禅宗。”我在这里姑妄剥之：中国禅学照亮了西方哲学，哲学也演绎了禅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成器，玉器也成就了他山之大用。当全球化大戏成为大化流转中的滚滚洪流时，文化的归一融合，又何尝不可能呢？须知，报身实相是无限多样化的，而真如实相却是予人具一的。如是，佛陀才说众生平等，因其共有自家宝藏，只是在其识与不识。

我不是佛教徒，因为我以为佛陀所言大义并非宗教教义，为了有工具可以载道明性，我才使用了佛学名相和禅学的日常用语来禅话之，无非是希望在言语道断之处，展示出人类的根性和灵智大用。开启人类才可能步入的“方便法门”，是耶、非耶，均会止于此。

目 录

卷首语 /1

一、阿那克西曼德：“名之以无” /1

二、毕达哥拉斯：自性能生万法 /5

三、赫拉克利特：通向终极 /10

四、巴门尼德：存在是报身的永在 /14

五、柏拉图的禅话 /20

六、亚里士多德的正觉 /48

七、哲学的失落与禅学的希望 /72

八、普罗提诺：西方第一位罗汉 /77

九、因信称义：正觉中的逻辑理性 /96

十、笛卡尔的“应身”之在 /114

十一、斯宾诺莎：理入而情归 /121

十二、莱布尼茨：妙有的和谐 /148

十三、洛克：经验哲学的“开示” /163

十四、休谟：在体验中领悟 /176

十五、康德：追问人本与其用 /183

十六、费希特：即身即佛 /206

- 十七、谢林:以指示月 /218
- 十八、黑格尔:禅而不化 /224
- 十九、柏格森:正觉中的观照与开示 /231
- 二十、狄尔泰:理解体验,堪破我相 /245
- 二十一、布伦塔诺:如如佛性自明性 /252
- 二十二、胡塞尔:禅法再发现 /277
- 二十三、舍勒:情与理归一 /302
- 二十四、海德格尔:禅修心路上的中途者 /328
- 二十五、雅斯贝斯:现象学的正觉者 /357
- 二十六、哈特曼:文字般若现象学 /373
- 二十七、莱尼厄尔:体验的正觉者 /395
- 二十八、分析哲学的“分别心” /410
- 二十九、维特根斯坦:禅话捕蝇瓶 /423

一、阿那克西曼德：“名之以无”

人类文化自初始以来，对于世界的存在，就有了两个认知倾向：物质构成论和终极演示论。

物质构成论是一种理性思维，均见于各种古文明的早期人文初祖那里，如中国的阴阳五行说，古希腊的水基、气基说，古印度的地火水风聚散离合说。都认为世界万物不过是由一些基本原质以不同程序，不同的方式构成的，因此，世界是物质的，即使是上帝创造了亚当，又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出了夏娃的创世记神话和中国古代女娲造人的传说，也离不开这一旧臼。

但是，这些物体构造所演绎的理念，都有一个无法用理性方法和理论来解释的源头。如中国的阴阳五行论的源头，就是一个非此非彼的非个体化的本体：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就是那个“道”，即宇宙的终极本体。古希腊的米利都三杰之一的阿那克西曼德，同样认为，各种构成物质的基本原素，都不是终极本体，终极本体是一种非个体化的存在，它是“无限的、无尽的、永恒的”，名之曰：“无定”，即“阿派朗”。因其无尽亦无定，不可能作为一个个体化用以界定和把握，也就是语言无法言说的。一切物体由它而化生，不但灭尽后仍归之于它，而且这些物体的先天性存在运动，只不过是为了显示一种“大化流转”的终极本体存在性质的运动而已。进一步说，这种物质存在着的运动所展示的“互相补偿”，只不过是为了将宇宙终极本体展现为

一种为理性可以言论的理念,一种可以为人类所遵循,把握的法则;和谐。由之,世界的存在,不是以物质的创化与进化为目的的,而是以演示和讨论终极本体的存在为目的的,正所谓“空不异色,色不异空”,“聚散分合,犹如泡沫”。所以,阿那克西曼德在讨论大化流转的立论中,对于“无定”这一终极本体的现实实现作了如下的陈述,使之成为一种可以遵循的“世间话”,此即著名的《阿那克西曼德箴言》:“万物由之而生的东西,万物灭尽后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按时间的秩序,为了它们之间的彼此不义而互相补偿。”于是,在这种非永恒的、有限的、个体化的生灭互相补偿代谢的主体运动中,终极本体展现出了它于现世的存在基本规则:和谐。这一理念所表述的内涵是,终极本体的存在行为和谐;终极本体的实现行为和谐,宇宙的本质规定性就是一切源于和谐而又归之于和谐。

这样,和谐这一信念就成了宇宙的根本大义,根本力量:大雄之力。而这种至高无上的力量,既非神力,亦非人力。因为人不过是宇宙终极本体的无数化身——世界万物中的一种特殊化身:以“应身”方式存在的化身而已。而神,当一切神都以人格化的方式存在时,也只是以一种较之生物人的存在方式神性化,完满化,方具有慈悲的,统一的,整体性地体现和谐规定性的个体化存在方式:报身。因之,归根结底,不管人也好,神也罢,都是一种有始有终,可以无定的有限的存在者,即为一种以主体性存在方式而存在的个体化存在者。而不是“无限的、无尽的”、“无定”式的存在。所以,人和神都不是宇宙终极的本体存在。因为宇宙终极本体即为“无尽”的“无定”式存在,就不会展示为主体性的个体化存在。这种宇宙终极本体的“无尽无定”的存在,佛陀将其称为:法身。大约因其规定着一切个体化存在者之存在吧。

“无定”，即可以解释为“无限的、无尽的”存在，即永远处于无始亦无终的运动之中，此即佛陀所言的“大化流转”。因而，终极本体是不会陷入有生有死的轮回之中的，即永不会衰竭的，就像佛陀所论的那样。

但是，这种“无定”，也可以被认定为并不立足于某一运行之上，也不停留在某一实现过程之中，不执著于某一物体之中，即为“不确定”者。因之，“无定”就是描述终极本体无所执著，这即为禅学对统极本体的描述：“一无所住”的“无相亦无念”。

以海德格尔所理解的箴言而论，只有这种无定的规定性，才可能在现实世界运动中的一切个体化者及其相互关系之间构成“互相补偿”的和谐运动，从而体现和谐的“不增亦不减”的本质。由此而言，这种“无定”也正是从佛陀立论上来描述终极的整体的运动特点：“不生亦不灭，不增亦不减”。只不过佛家侧重于从终极本体的整体性存在上来讲，曰：无住，阿那克西曼德是从终极本作运动状态上来讲，曰：无定。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

因为只有在“一切不住”的“无定”之中，才可能生成和谐，也只有在“无定”的“无住”的立场上来“常无，欲以观其妙”时，才可能超越个体化存在方式而把握到宇宙运行的法则：和谐，并实践其运行的结果：归一物我。也正是因为和谐本身规定着不同个体化的主体性化身之间的关系，正是他们之间的此盈彼消，此消彼长的互补代偿，才显示了万象缤纷的和谐。死寂中是显示不出和谐的，只有在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中，才显示出和谐的勃勃生命力。所以，和谐本身并不是这些化身主体的规定性，而是支配着这些个体的宇宙法则，是非此非彼的那个“无定”的终极本体的规定性，使其存在方式只能是“无尽”的大化流转。尽而言之，终极本体的存在方式就是“无定”的“一切不住”的非个体化的无主体性的整体

存在,它便是一切个体存在者历历之尽的归宿。总而言之,它是一切存在者的整体。

这个终极本体的非个体化非主体性存在,是无法以任何个体化主体名称称呼的,即“无以名之”。只有相对于一切个体化主体“有名”之“有”而称呼之,即曰:“无”。这时,“无中生有,有尽归无”的这个“无”字,便成了终极本体存在的一个“器世界”的“名字”。“无以名之”,本来是一个否定句式,现在,反而成了一个肯定性的句式:“以无名之”。中国先哲以为这太难于把握了,于是老子便将这个“无以名之”的宇宙终极本体称作“强字之曰:道”。

如此设定,从禅学的立场来看,人类文化初始,真正的终极追问,大约都要归之于这个“无”的存在与作用,都必须承认这一“无”的非理性的先验性质。否则,便没有了终极追问,也无法回答终极追问。这样讲,似乎有些牵强,流于主观演绎,但亘古至今,先贤后哲于此的体验与思路,大体不差。

二、毕达哥拉斯：自性能生万法

理性崇拜可以说是始于毕达哥拉斯和他的数学王国。正如一些西方学者的讥评：“数学的知识是可靠的、准确的，而且可以用于真实的世界。并由于数学是由纯粹的思维而获得的，并不需要观察。因此，人们就认为它提供了日常经验的知识所无能为力的设想。人们把根据数学而设想的思考高于感官，直观高于观察。如果感官世界与数学不符合时，那么感官世界就糟透了。人们于是寻求以各种方式能更接近于数学的设想的方法。……于是产生了一种哲学，认为思想要比感官更高贵，而思想对象要比感官对象更真实。于是，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的宗教，自毕达哥拉斯以来，一直被数学家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在这里，西方文化中情与理的对立源头似乎被找到了。殊不知，启示的体验和理性中的直觉完全不是对立物，而是人类在把握真理知识的认知过程中的一种前承后继的连续性现象。当时古希腊的理性主义者就是根据自明的、直觉到的东西而进行演绎推理的，而不是仅根据直观观察到的事物现象进行推理的，这正是古希腊学者们的本真之处：根据直觉归一的实相图像进行演绎、抽象，而不是根据单一的感官的直观观察进行推理。这种科学方法的本真性质，往往为近现代科学所摒弃，他们往往把在“不经意的一瞥”的直觉中把握到的先验的、自明的法则形象，与日常的直观感官观察、日常经验的归纳判断混为一谈，反而认为，直观到的现象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

对象。

其实,真正奠定了西方文化中的理性崇拜,科学信仰基础的毕达哥拉斯,正是西方学者中最早体验,表达了“自性能生万法”的思想家。他是最早描述了在禅定中洞见自然法则的西方人。与其说像近代西方哲学家们认为的那样,在毕达哥拉斯身上体现了神秘主义推动了科学的产生,不如说,毕达哥拉斯在禅定的阿摩罗识中发现了一系列数学原理。同时也说明了,体验并相信终极本体的人,是能在超越了生死大限时入“中道”以见万物法则的人。这似乎是古往今来一切智者为人行事的定律。为了弘扬这种禅定的方法,毕达哥拉斯不是创办了一所科学的殿堂——大学,而是创立了一种类似于禅学寺院的静修教派。

毕达哥拉斯开创的以自明公理为前提,进而以演绎推理证明式的数学科学。但是,这种数学在他的思想中始终是与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相关的。康德因此认为,毕达哥拉斯是从奥尔弗斯教的一种新的改良运动而来的东西:理性的东西与神秘的東西对立并互相贯穿着。因为毕达哥拉斯说过:“灵魂是不朽的东西,它可以转变为别的物件,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这已是一种接近于禅偈的言说了。也可以说是对阿那克西曼德的“历练演进论”的继承:万物乃是终极“原质”的演化,而不是创化,“一切生来具有生命的东西都应该认为是亲属,而这一切与数学的关系是通过一种赞美沉思生活的道德观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正好说明,信仰“对立并互相贯穿”的终极和谐理念的毕达哥拉斯,正是在这种“和谐”的圆觉之心印——无垢净土中发现了数学这种科学真理。伯奈特对于这种正统的科学发生论观作过如下评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最高的人,乃是那些来观看的人们。”也就是说,能够运用禅定的方法而达之“定

中生慧”的人,才是真正把握了终极所在并运用大雄之力的人,所以,他的结论是:“一切世界中的最伟大的净化,便是无所为而为的科学。”这里,他准确地将科学发现与无垢识的关系挑明了。如是,科学的信仰的根本就不是理性了,而是促动“无所为而为”的那个非理性的六祖法则:“自性能生万法”。

毕达哥拉斯不但于“正觉”中理解了数学源于“定中生慧”的禅观照,而且也体验到了圆觉中的情理归一所带来的禅悦,并最早描述了这种至高无上的高尚的精神享受。“理论”这个词原来是奥尔弗斯教一个字,康德将其解释为“热情而动人的沉思”。在这种热忱的“沉浸”心态中,“观察者与爱人的上帝合而为一”,这时,人与终极本体归为一体,如是,人就进入了“无我相”的法身净土中的澄明状态中,睁开慧眼来看世界了。这时,宗教信仰体验到的是“在耶稣的死亡中死去,又在他的复活中新生”。而对于智者毕达哥拉斯来说,这种无垢识生出的“热情而动人的沉思”就是“理智”的状态,结果就是在“自性能生万法”的“定中生慧”正觉中,发现到自明的数学法则。这种认知方式,从前一直为哲学家们称为保有一种狂醉方式的宗教启示的现象学成分。这一点对于初学各科知识的学生来说是有些费解的,因为那些知识对于他们来说是外在的,并未达之情理归一的内化;但是对于体验到由于对自然法则或人文规范的自明性的贯通而豁然开朗时所感受到的欣喜沉醉式的学者来说,体验到这种禅悦是很自然的事。学生们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没有直觉归一物我体验的知识系统,而学者们则是体验到一种情理归一的法则内化的升华情境,在圆觉的澄明中产生的是无比的欣悦。这时的体验已不是在归一物我把握到那辉煌的圆融所激动的狂喜或沉迷,而是一种经过正觉观照,理性推理而达之于终极静净境中的那种宁静中的欣悦。这时,一般的经验性归

纳判断所显示出的规则,就只是堆材料的集合,因其处于各种知识的“座架”之中而困惑,不能超越个别真理和演绎推理造成的矛盾性的纠缠,难得正法眼藏时所形成的困惑:“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而纯粹数学家,正像音乐家一样,才是他那秩序井然的美丽世界的最好的欣赏者。”由之“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禅悦,必然会在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那里,在“自性生万法”的顿悟中产生。所以,古希腊理性信仰的传统中,对于这种“入定”式的“沉浸”中的“沉思”评价极高。苏格拉底就常常沉浸于这种“澄明之境”的“沉思”中。因为只有这种在“净土”中的“沉思”,才是一切发现的活力源泉。仅此点就应该承认禅定的功效并强化对其的把握与感应,使其能在认知学——禅学方面取得在神学与哲学方面不可能取得的成功。

古希腊人十分清楚地明察到,在这种禅定的沉思中,不仅可以清晰地再现、把握到直觉归一中产生的实相,更重要的是,能够正确地对待先验的实相所自明地展示出的公理,并给予其以经验性归纳判断和理性的演绎推论证明。就是在这种禅定的澄明之中,毕达哥拉斯理智地把握到了直觉当中显示的先验的、自明的数学公理。这也正好说明了,这种非理性的自明的公理,即先验的归一实相展示的法则性命题,恰恰是整个西方哲学与科学的前提,这种公理性的前提命题,之所以只在禅定中才能建立起来,因为禅定中没有任何法则,也不承认任何真理的绝对性权威,更没有各种知识体系构成的“座架”,一句话,摆脱了任何观念和欲望的束缚与纠缠。在毕达哥拉斯身上,因定而生慧就是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展示。虽然他及他的薪火传人并没有真正鲜明地觉悟并观照到这种“自性生万法”的禅化现象,但是,古希腊人建立的,对科学有深远影响的数学和几何学,即是从直觉中形成的先验实相出发而进

人推理思维后形成的。“合理的定理被认为对于抽象的空间来说是真确的，而对于实际空间来说又是经验的观察中的东西。”因此，“注意到自明的东西，再将其置入到演绎中去，就会发现实际世界中的一切事物。”这种承认非理性存在为理性发现之先的认知传统，影响了西方思想界中的许多人，例如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中，弗兰克明就用“自明的”代替了杰弗逊的“神圣不可否认的”，从而写下“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自明的”，即是说，这些真理既不是理性的发现，也就不可能为理性所否弃。所以，不论科学发现也好，民主认知也罢，都脱离不开这种因定生慧的禅化主张：“自性能生万法”。西方先贤中能证此，用此，持此而又言此者，毕达哥拉斯当推为第一人。

三、赫拉克利特：追向终极

哲学界始终认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贡献在于认为，宇宙间的一切存在者都是运动的，所以，一切存在都是相对性的，非永恒的存在，因而运动本身就具有终极存在的唯一显示方式的性质：“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新水不断地流过你的身边。”“我们既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这种对万物存在皆是变幻不定的认识，是一种对器世界存在极为明智的看法。“万物在流变着。”这种看法容易引导出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世间事既然无可执守，那么，人的存在本身就没有意义，生命就没有价值。从而产生悲观厌世乃至遁世凿空的人生观，如小乘佛教教义。但赫拉克利特并未循流变说而流入小乘遁世，反而直觉地体验到了终极存在的大化流转的本真：虽然世界万物皆变幻而无可执守，但是，有一种永恒存在仍在昭彰着：运动是永恒的，永恒首先表现为终极永存的生命力之展示：运动的过程不断。于是，佛学对现世界的界定就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表达了出来：终极存在，首先表现为大化流转。器世界的一切存在之所以为“器”，就在于以化身幻相的幻生幻灭方式绵延不断地展示着佛性的存在。化身万物既为承载，展示终极在之“器”。所以，所有个体都不是终极存在的唯一表显方式。只有在大化流转的生生不息的运动——历练中，生命才有了华彩的意义：投入到那个连续统一体中去，以旺盛的生命力在运动中把握和升华个体的人格，

完满实现人性；肉体可以生灭，但人性的人格价值追求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因此，通向永恒其实是赫拉克利特思想的核心。他创立世界流变说的目的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追寻这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中，什么是永恒的：“火焰是种不断变化的东西，而它的燃烧过程是永恒的，是运动的永恒，而不是实体的永恒。”也可以这样说：永恒不是某一个体化存在者的永恒，而是终极本体的存在之作用方式的永恒。于是，终极本体的历世方式，就是以永恒的大化流转来展示一种永恒的存在，而不是以某种个体化的存在者当下的不变来显示永恒的意义。由此可以把握到的内容是：能证明永恒是存在的，乃是运动，乃是终极存在的大化流转形式。这时，如果用形而上的方式来概述这种终极存在方式，就只能说：自组织的、有节奏的连续统一体。也就是在物我归一的直觉中展示着非此非彼的存在圆融实相，即报身实相表显出永恒。这种立论，是与终极本体的存在方式有关的。以佛家的话语来说，法身净土之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无增无减，无过去，无将来，无现在，那个当下即“在”，既然无始无终，也就没有了演化运动的过程，因之，它才是终极本体，如是，运动过程的绵延不绝，才能使其得以形象化、形式化地显现出来。赫拉克利特用素朴的辩证观念论证的，是那些非终极、非永恒的个体万物，只有辨证清楚这些万物的关联性，才可能确认运动过程表显着永恒，而不是个体存在表显着永恒；从而才可能将无数个个体绵延展现为大化流转的现实，才展现出连续统一体的整体性不增不减的存在。他的哲学至此，实际上已经在说，我们可以论证一切个体化的主体间的事物，但是我们不能论证终极本体，我们的所有论证和证明，都只不过是试图言谈和展现那个先验的终极本体而已。因其是不能言说的，所以，言说只能言说对其体验的把握而